跟爸爸拾茬子

——谨以此文敬献爸爸妈妈金婚纪念

◯ 文斌

金秋十月的蒙特利尔正值色彩斑斓的季节。我们居住的街区，房子不高，都掩隐在大树之间，邻里树景清晰可见。我家后院的枫叶是绿的，左邻的枫叶是黄的，而后邻的则是红的，正是那种“标准”的加拿大红枫的红。各色树冠交相辉映，着实好看。当然，你若驱车外出去观那三山五岭的秋枫，秋色更是妙不可言。

这几天，我家后院的那棵大枫树也开始落叶，收树叶的季节到了。整个秋天，这棵树的落叶需要收好几次。有时候，一次就会收起十几大袋。看着满院的落叶，我不禁想道：我小时候要是有这么多好收的树叶该有多好啊。

我小的时候生长在北方农村。我们村是个生产队，领导生产队的是人民公社。村民们都是社员，社员参加生产劳动，挣工分。每年秋后分粮食时，按照上面的精神，要考虑工分和人口定额。挣工分多的也不能超额多分，工分太少的则可能领不回全额粮食。但村里分秸秆、树枝等饲料、柴草时，工分是主要标准。爸爸是老师，不挣工分，家里只有妈妈一个劳力，尽管妈妈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女强劳力，但工分并不多，所以分到的秸秆、树枝就少。除了不能多养羊外，冬季烧柴也就需要设法补济。搂收树叶、搂柴、拾茬子等，就是我们准备冬季柴草的主要办法。我现在还记着不少那时参与这些劳动的情景。那次跟爸爸拾茬子的片断我就记忆犹新。

那是我入学前的最后一个深秋。大概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老天很照顾我们，天气很暖和。爸爸只拿了一盘绳子就招呼我：“文斌，今儿天气好，咱们拾茬子去。”我知道爸爸是说拾玉米茬子，就随着爸爸向村西的玉米地走去。

记得天是那么蓝，是那种浅蓝色，云不多，很白很白，高高地飘在湛蓝的天穹上。后来上学后才学到毛主席的诗句“天高云淡，望断南飞雁”，正是很贴切地描述了这种景象。此时，南飞雁在前些天就真的“望断”了。而一群一、二十只的麻雀变换着阵形在不远处掠过，在大地与蓝天之间轻盈地飞翔。显然一秋的新鲜粮食让它们身精体健。那不是为觅食而焦躁地飞，而是欢快嬉戏地飞，像人们一样享受一个温暖的秋日。

大地一片晚秋景象，河边杨树树叶渐零，但枝条在暖和的阳光下仍很舒展上挺。田地大多被耕过，田埂上秋草泛黄，偶然有背风处，草色仍颇有绿意，特别惹人注目。村里人们多半各自在家忙着晒玉米棒子、储藏土豆、腌酸菜之类的事情，地里的人很少，只远远地有几个人影。

不觉间，我随爸爸走进一块不久前刚犁过的玉米地里。停下来一看，呀，那么多茬子正等着我们拾呢。说是拾茬子，可哪儿那么容易拾呢。玉米在收割后，寸许长的剩余秸秆和连在土里的根部就是我们要拾的茬子。可是玉米根系发达，根与土壤紧紧相抱，土地被犁过后，这些根与土的结合体就被翻了起来，歪斜或干脆倒栽在地里。我们就拿茬抱土、土抱茬的那么一块，向另一块砸去。几次后，再反过来砸。只见土和细须渐少，半湿不干的玉米根部显露出来。这只能算是“半成品”。再经拍打，直到残土很少或没土时，一个“成品”茬子才算到手了。接着如法再来。不一会儿，我就觉得累了。

本来，时有时无的微风是不易察觉的，可眼下，尘土一起，风也就看得见，有了形。尽管我们注意背朝上风头，面朝下风头，但黄尘细沙还是落

上了我们的衣服、头脸，动动嘴就觉得细沙碜牙。虽然爸爸叮嘱过我，要注意茬口，可我的手上还是被划了好几处血印子。渐渐地手上的活儿也慢了下来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爸爸已从地头折回两段树杈。我接过一根，看见树杈上的毛枝已被捋去，两头的毛茬也在石头上礅过。试一试，也很称手。这以后，爸爸管砸大块茬土的重活，我就管后半段工序：用树棍敲打“半成品”，顿觉又省力、又快当，还能分心看爸爸干活。

爸爸本来比村里人略为白皙的脸上也荡上了沙土。只见他双眉微蹙，两眼半觑，双唇有意地闭合，大概是防止荡入尘沙吧。可他手上的活总是不停，看不出是不是累了。正看得出神，爸爸说话了：“乏啦，咱们歇会儿吧”。

我立刻扔下手中的木棍，就地躺倒，伸展四肢，还学着小马驹的样子打了个滚儿，才爬起来。爸爸帮我拍去背上的黄土，又把面前新弄的土堆摊平弄匀，然后就在这新造的土黑板上，写出简单的算式，教我初级算术。几个例子下来，我就学会了爸爸那天教的简单运算，还留下个印象：算术好像不难。我还想再算几道题，爸爸却说；“今儿就算到这儿。天色不早了，再弄会儿茬子吧。”

后秋果然天短了。我们才又干了不一会儿，就觉得不那么暖和了。抬眼望去，只见太阳已西斜到远处的树梢头，仍然很晃眼白亮，但阳光已谈不上热了，顶多尚有些暖意。眼看着太阳就要坠到树林后面去了，我的目光则不禁被头顶天空上零散的云絮所吸引。它们都被染上了红、粉、紫的混合色，色彩还不住地变换着。待头顶的云色又褪回白色时，只有落日处树梢头上那片云还展示着红枫叶般鲜亮的色彩。再看周遭，的确是暗下来了，也觉得冷了。一个寒噤打过，不久前曾泛起的渴意也消散了。

“文斌，咱们回家吧。”爸爸不知在什么时候已捆好茬子，一边往背上背，一边招呼还在那儿出神的我。我赶紧捡起我的树棍，又拾起爸爸遗漏在地上的几个零散茬子，追在爸爸身边，朝村里走去。

初升的月亮在我们的侧后方映下一长一短两个影子。我看着爸爸背着茬子的身影，心想：什么时候，我才能长得象爸爸那样高大、有力，才能帮爸爸做更多的事儿呢？

如今，四十年过去了，远在异乡的我，却依然未能帮爸爸做多少事。在蒙特利尔温暖的秋阳下，回想童年往事，我心中虔诚地祝愿，大洋彼岸留守故土的爸爸、妈妈，健康、长寿！